

有不可無道者萬物之所道以其可道而名道也故曰道之為名所假而行道體至妙言默不足以盡之也故曰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之不言不默而心得之然後達其妙本也故曰非言非默議有所極

卷四

十二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四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五

宋 王 元 澤 傳 積五

外物篇

夫大道散而萬事起萬事起而禍福榮辱之端交來而不可議其必然矣此莊子因而作外物篇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于江裏弘死于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已愛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絃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雨陷而無所逃螻蟬不得成心若懸於天地之間憇賢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衆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債然而道盡
夫禍福榮辱之來皆所以各緣其類也故為善者必致福為惡者必蒙禍此理勢之必然也然而能達比干正直也卒所以見誅戮之禍伍員長弘忠誠也反所以蒙流

死之辱孝已曾參奉親也固難免悲憂之累惡來桀紂暴虐也復得其壽祿之榮豈理勢之必然歟故曰外物不可必也世俗不知外物之不可必曲求妄想而焚和此生之所以不全也惟至人知其不可必故虛心而忘已是以禍福不能及榮辱不能加哀樂不能入債然自得而生之所以全也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邪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言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夫不足者依於有餘有餘者周于不足此亦理勢之必然也莊周貧而貸粟於監河侯其貸所以必得也河侯語以歲終得金

而方貸見所貸不為必得矣外物因可必
數此莊子所以有鮒魚之喻矣

任公子為大鈞巨緇五十犗以為鈞躡乎會稽投竿東海且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鈞陷沒而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澗河以東蒼梧已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輕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瀟瀟守鮒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太遠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合珠為按其鬢屢其頰儒以金椎控其頰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

夫揭竿為餌此世俗之所以期得鮒鮒也而任公子為之則得大魚刑詩立禮此先王之所以期化天下也而儒生行之則以發冢此亦不可必然也天下之萬事其來

安可逆度歟非達觀者不可與於此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慶然改容而問曰葉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寡邪亡其畧弗及邪惠以歡為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舉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閑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與事以每成功奈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夫仲尼之行已可謂能行其已也以仁聖之至大而不居以形骸之暫聚而無我豈有矜飾智巧於內外乎可謂天之君子矣老萊子尚語之以去汝躬矜與汝容智而然後為君子是仲尼由有矜容而未得為於君子歟此老萊之言不必也然而聖人以仁義足以澤世而整物故舉明其道於天下豈期後世姦人竊取而為患乎此亦

不可必然也故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披髮闕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子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今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下吉乃剝龜七十二鑽而無遺英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英不能避剝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

夫抽龜之夢宋元君也以為必脫漁者之捕也豈期元君反剝腸而鑽占歟故夢之不如不夢矣是亦不可必而已龜為神智而神智有時不可用之也故曰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嬰兒生無石

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小知知之也大知不知也知之則知有所不及不知則無所不知矣衆人之知知之也其知有所不及矣聖人之知不知也其知無所不知矣然無所知者蓋能去於小知也故曰去小知而大知明夫善者可欲也有可欲則善所以明也無可欲則善所以善也故曰去善而自善矣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剗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也亦明矣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

夫言期於有用則其終所以不用也言期於無用則其終所以為用也有用用之不神也無用用之至妙也惠子以莊子之言

為無用是不知無用之用也故莊子言墊地以諭之以明無用不可必其無用也

故曰至人不留行為夫專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稀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被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

已彼教不學承意不彼目微為明耳微為聰鼻微為顛口微為甘心微為知知微為德凡道不欲墜墜則哽哽而不止則跖跖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膏胞有重閭

至人者其道圓通而與化為一其性融明而與世推移未嘗有凝滯之累也故曰至人不留行為夫至人之不留行者蓋能趨時應物而不迂也故曰乃遊於留而不僻與人無逆而能忘失也故曰順人而不失已正人之性而非由習也故曰彼教不學承人之意而能忘彼也故曰承意不彼目元微而見其所不見也故曰目微為明耳無塞而聞其所不聞也故曰耳微為聰鼻無壅而嗅其所不嗅也故曰鼻微為顛

口無爽而味其所無味也故曰口微為甘心無靈而知其所不知也故曰心微為知知不惑而所以自得也故曰知微為德夫內外交通而無壅蔽之累此其所以自得也所以言德於終矣此至人若是而已矣

心有天遊室無空虛則婦姑勃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藉乎謔知出乎爭榮生乎守官事果乎眾宜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銹辱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乎而不知其然靜然可以補病皆城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遠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

心者人之真君也處於至虛之地而潛於至妙之神無為而不可係著矣故曰心有天遊一有係著則六根交亂而役物矣故曰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

聖人之所以賦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賦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賦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

子未嘗過而問焉。濱門有親死者，以善毀魯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竟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師弟子而跋於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

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之謂神。且為臣助上而可以利人者之謂賢，上可以君於國下可以子於民者謂君子，性下達而不可及於君子者謂小人，神則不與聖同，憂聖則不與賢同道。君子與小人不問，同德故聖人起而應於變，則神人固不問之矣。賢人仕而濟於世，聖人亦不問之矣。君子出而方有為，則賢人亦不問之矣。小人苟合於一時，則君子亦不問之矣。夫誠者動也，聖賢君子之所為，所以豫順而也。天下世國焉有不從歟？能各冥其極而不問也。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知道者不言，言者不知，聖人之道，惟晦默。然後心得矣，心得則足以與言之。此莊子欲得斯人而與言其道也。故曰：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以此見莊子亦欲無言而言之非得已也。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五

正一天師清微弟子 洪百堅 道教學術資訊網站

南華真經新傳卷之十六

宋 王 元 澤 傳 積六

寓言篇

夫天下之世俗惑於異學而不知聖人之道，必假言辭而論之矣。此莊子因而作

寓言篇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為是之異。於已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者。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卮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衍，所以窮年。

孔子曰：予欲無言。孟子曰：予豈好辯哉？此聖賢本於不言也。然而必言，必辯者，出於非得已而已。故莊子之所言，亦出不得已。將以祛天下之惑，而反性命之正也。然莊子之為言不一矣，故有寓言，有重言，有卮